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集部・明別集類

石溪集・胡祭酒集・孫文簡

公懷溪草堂稿・夏東巖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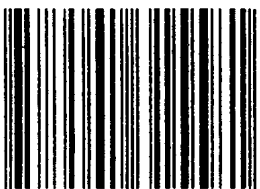
文集・頤山私稿・拘虛集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102

書目文獻出版社

ISBN 7-5013-1558-2



9 787501 315581 >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102

集部·明別集類

石溪集·胡祭酒集·孫文簡
公溪溪草堂稿·夏東巖先生
文集·顧山私稿·杓虛集

編者 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

出版 書目文獻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號)

印刷 北京大興古籍印刷裝訂廠

定價 叁百壹拾圓

ISBN 7-5013-1558-2/Z·261

目錄

石溪集	八卷(存一至二卷)		一
胡祭酒集	十四卷(存八卷)		五五
孫文簡公灋溪草堂稿	□□卷(存四十八卷)		一二七
夏東巖先生文集	六卷詩集六卷		五六九
頤山私稿	十卷		六八三
拘虛集	五卷後集三卷拘虛詩談 一卷游名山錄四卷		七九五

石溪類集序

石溪類集者翰林侍講學士周功敘先生之作也先生吉水人石溪其所居之地無以地名者所以著其世也先生年二十餘以書經掇高科聲動場屋比入翰林尤以古文詩歌擅名當時時館閣諸前輩長者皆愛重之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周翰林之文章求者之屨日滿外戶而先生所以應酬之者沛然有餘其詩歌清肆典則若金石之奏輕重疾徐各中音律而書疏序記碑銘之製演迤閣博若江河之放紆餘百折瞬息千里

蓋永樂以前諸先輩以古文名之者不啻十數而自宣德以來所以繼起而和應者先生其傑然者也先生在翰林三十年于今其所作甚多不自收拾此集蓋其子滁州學正蒙所編次殆什之三四而已然觀此則其他固可以想見也竊嘗以謂士君子之文章係乎志志之高厚文所由以工拙也先生之曾祖以立當元脩三史時上書言宜以宋為正統遼金附書不合去先生承其家學切以是陳之諸名公至以之言于朝及見時政之失亦應有所條奏皆關生民

之休戚國家之大計人有所不敢
言者蓋先生少有大志常欲致
君上為堯舜而澤必被天下生民而
後已及既荷 眷遇居禁近不得
施諸行事於是乃始見於言語之
間其載諸集中者可槩見焉然先
生大意所欲論著固不止此也雖
然觀此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予
故特為論次之列諸首簡非敢僭
也先生之命也

景泰元年三月上巳日

賜進士出身朝列大夫國子祭酒

前翰林侍讀兼脩

國史泰和齋銘序

奉二少傅楊先生請附國史遺事第一書

某頓首再拜奉書廬陵建安二侯少傅大人先生台座
前叙聞問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不能
施於後世古有是言也而史以據事實書貴旁收博採
其有係於國體者不以嫌而有避不以私而廢公也叙
不肖獲侍教於大人先生有年不蒙鄙棄僭濫竊聞
又僅二年亦竊識其一二大者故敢冒昧以家父事
藩之事陳於左右伏乞首察其愚誠而垂聽之初永
樂五年漢府以所為多不法
太宗皇帝罪其輔導之官若長史紀善皆黜謫為

乃命國子祭酒率合監師儒三十餘人至御前親閱
其所撰平安南詩頌自擇其二人為紀善其一則家父
也暨到任王優禮甚至彼時府中尚有從征軍士三千
不隸籍兵部又廣侵占各公主府牧地及民田為草場
凡一切不合國家成憲之事甚多家父同長史錢蔡二
公數論其非便二公歷事久諳練世情不肯遽言輒曰
紀善職司獻納茅言之庶我二人得贊襄其成家父遂
遇王府凡有所失即懇陳說而於前事數有改正王
亦屢降手教獎諭外示容納實則不然其所居殿扁曰
寶賢堂謂之寶者蓋欲招致匪人為尊嫡計王又好文
家父以為力事於事為之著不若因其所好說諸文字
以格其心乃撰寶賢堂箴一篇進以寓諷諫之意蓋永
樂六年秋九月獻者王心益不能堪而其驕詭之漸日
萌矣至七年三月遂假以他事罪家父送真于錦衣衛
獄無復重典

仁宗皇帝時居東宮監國疑其故以王府之官惟聞朝
廷罪之不聞彼自罪也屢命署衛鎮撫司指揮劉某究
問家父惟寫此箴上達又密以兵權大重多為共計段
之變為對當時例得降遠戍用
仁宗皇帝憫其忠是年五月二十七日特有長洲教諭

仁宗皇帝又特賜顧問道前後之事甚悉且謂他日必擢用卿暨

仁宗皇帝御極家父正居憂于家已蒙二次與廬陵先生言欲徵用之意雖不獲拔擢亦居嘗自誦以為知遇此皆廬陵先生之所親見而建安先生亦所深知者也仰惟二位大人先生位重台衡道高海內以大公至正之心專史館總裁之任有善必錄不善不隱不避乎嫌不廢乎私指紳士大夫欲砥行立名者之所共瞻慕也

叙竊見永樂七年山西教官白威因事建言

仁宗皇帝特嘉其能陳有司一二事之利病擢為知縣實錄已登載之又見進士王彥為奸惡干連陳訴朝廷以其能讀書擢科第遂原之館中不得其所奏之本先生收採遺事亦獲登載他如此類者甚多固不拘於凡例不屑屑於奏請居總裁之職大體宜然也家父曰輔道親藩正言獲罪而朝廷善於處置若此其事較之二者關係亦不甚輕但比時官府無文字又初脩實錄時漢王尚未敗露賴皇上聖武暨列位大臣誅獻贊襄之助一舉平定為天

下生民莫大之福家父昔者箴諫之言可謂有微矣叙觀前史若司馬子長述董仲舒之事膠西王數上疏諫爭不聽懼王驕縱獲罪乃病免班固載穉生白生申公俱事楚王戊及戊醴酒不設穉生遂謝病去白生申公獨留後戊稍淫暴二人諫不聽戊復晉靡之白生申公固不及董穉之先幾其以正事王則同然皆因得二太史公稱述遂流芳至今不泯家父雖不敢自擬古人其事之得書于今日太史則無異也雖曰官府無文字然當時如少師則今為監脩二位先生暨諸位先達之在館閣者皆耳目所聞見先生又秉至信之筆倘蒙如進

士王彥類之遺事獲於所收採而錄之既足以見

聖明之朝人臣事親藩公之正直之不以愧前代而家父平生之志亦幸獲傳敘之不肖得見其父獲列一名於國史之上其為當何如哉雖然叙非敢私其親也以實錄所載政欲旁收博采其事之有係於國體者則亦區區職守所秉公論之一端也安敢避嫌而不言乎且初采取時於君臣一言一行可書之事惟恐其難得又惟恐苟簡遺脫無以盡錄張國家盛美之典況家父實有是事其子知之而監脩總裁列位大人君子皆知之若俾爵而不彰亦不可也彼所謂閭巷之人尚得

附青雲士以有聞況家父教歷仕途三十四五年今既
無嫌與私之害又得附麗先生以取信得片善之書於
金匱石室之藏其獲施於後世也必矣視古之所謂名
壇沒不稱何限者豈復有愧哉倘如所陳則又足以
見我

太宗皇帝能薦愛其子擇師儒輔之有知人之明

仁宗皇帝能善處兄弟嫌隙間又有優待親藩直臣之
見且明漢王今日取敗亡之禍者其新有自而先生燕
司太史之柄無遺事之歎焉馬二一班班孟堅之得事
美於前哉所謂人欲砥行立名得附青雲之士施於後

世者於公見之而史之援事實書不以嫌有避以私廢
公者亦卓然謀白不為世俗所說其所以垂鑒戒示激
勸者夫豈小哉不啻尊嚴以為何如叙久有是念而家
父近復寄至寶賢堂嚴政欲托附以有間於世之意且
實歸尚未脫葉而六七年以後先生亦未盡筆削似可
補遺故敢以此塵聽敘值病不能行謹致書托族兄時
簡并致葉奉上觀縷冒瀆不勝悚息之至伏乞寬恕采
納幸甚敘再拜

復少傅東里楊先生論國史附遺事第二書
某頌首再拜奉書少傅東里大人先生台座前敘昨奉

書以家父寶賢堂歲托族兄時簡呈達蒙喻以此固實
事幸今實錄尚未脫葉可附入但須奏請過侯兵部移
文來又以永樂間文穆胡先生書乃父事蹟被人封章
譖毀之事當思懲戒者足以見大人君子慮事周至過愛
叙父子之情深切者也感荷家父賴先生以鄉郡之
故託納交蒙數見於賜寒家文字中家父像贊又蒙
梁括其平生行美大縣曲加褒獎其愛可知矣叙之
陋劣自幼辱過愛暨長入翰林童獲遊門牆居西城數
年間接奉鄰輝朝夕聽教誨瞻儀矩之甚久凡叙行已
之有失問學之未至先生輒加勉之或情事傍徨未伸

又即垂念遠掖之叙居嘗自謂生我者父母得親近
觀法而教愛成就者先生也弟愧資質庸下知識愚昧
日惟切思勵恐終負先生及父母之訓育為恨暨先
生居台衡之重負天下之任雖不數造謁於家猶得日
親炙於館閣間而所以愛教提挈之意尤至叙實銘刻
心骨浸齒難忘是宜先生今日為叙父子慮而及此也
叙因反覆熟思得其一二用敢再敷布塵聽前書所陳
不以嫌有避以私廢公并先生收采遺書亦可行者
已累言之不敢復贅示喻奏請一節若敘言之則家父見
任兵部負外郎是無其父也若家父言之則是幸人之

掩敗而欲自釣取其名也是皆有所不可寧不登載而不自言也惟總裁先生行之則是每日實曾見而知其有此事以其關係國體亦收附遺事而書之意在當時則如叙前書所謂於

太宗皇帝則有擇師儒輔導其子之美

仁宗皇帝則有善處兄弟嫌隙間又能獎勸王府官寮盡正諫之風而漢王未嘗敗亡之禍亦知其非一朝一夕之故殆非家父一人之私也其可否在先生非敘所敢固必至於文穆胡先生事者以其子欲書其親之善論之則同以其事體論之則甚異蓋文穆為總裁時乃

金台集卷一

卷一

父延平公棄世久其所有事蹟當時監脩總裁纂脩諸君子又多不得親見而知之雖其事皆實有之而可據而文穆又獨專總裁未免筆削太多不能不致人之疑故小人因其隙諧毀之賴我

太宗皇帝明斷不罪文穆而罪諸著述文穆遭恩寵之厚亦以此等於國體無損而有據故也今家父之事則不然叙叨預纂脩末屬而監脩總裁列位大人先生皆耳目所聞見其時甚近其事甚明縱有人與叙有隙者亦難興諧毀又況其無哉尚有之敘果得罪亦無所不辭叙之卑賤謫文穆固萬不及而家父事親藩正

言得罪一事始末可徵較必延平前事觀之又不知其孰輕孰重也叙因病中靜思人子於其親有善可稱當謹識之不敢忘幸賴

皇上之知先生之疵不以其無似得繼列史職之後又竊詳其事或可得附入故敢奉書呈達蓋親有善而不不知智也知而不以告不孝也不孝不智亦先生所不與也其事係於衆論得書與否不敢與聞但盡叙為子之道耳前書謹承命即奉達達安先生諒蒙先生過愛深切又恐不察叙之愚懇故謹再稱此覆白叙不肖病脚餘三月已辱車騎三枉垂顧荷大人君子之愛念如

金台集卷一

卷一

此又惟日切思無以效報答之誠於萬一為懼近用藥導利并蒸法稍可移步但軟弱不耐久俟將養全愈伏謁門下拜謝請罪不能自措書倩人錄呈未免大謹干冒尊嚴伏乞矜察不宣叙再拜

奉少傅東里楊先生第一書

叙頓首再拜奉書少傅東里大人先生台座前叙頃以母病陳乞歸省過蒙 聖恩俯徇愚情給驛賜歸不惟使叙十年離曠之懷一旦獲伸而老母喜慰之餘頃以無恙恩德宏大侔地配天自顧感荷之厚雖萬死未足以盡報稱日夕憂惶莫知所措竊思自去冬及春道途

所經鄉里所聞見咸謂詔書之下民間共不鼓舞歡忭想望

聖天子在上左右賢臣輔弼於下以太平可指日待也其中施行或有司奉承之不謹或舊弊自循之已久致使膏澤未能下被於民多有腹非巷議者殺膏應之曰孔子曰菑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明君賢輔將茅次行之汝輩何期望之速若是哉退而以其愚昧之識犬馬之誠所以愛君憂國者條列十事一曰設經筵以崇聖學二曰開言路以廣聖聽三曰選賢俊以任輔弼四曰公爵賞以抑私恩五曰擇師保以輔皇儲六曰練將帥

石溪集卷一

十二

以脩軍政七曰嚴守令以稽治績八曰汰冗官以明國體九曰省功作以遠奇巧十曰厚耕桑以充儲積欲歸而獻諸上既成又深自揣量於國法有越職言事之戒於士大夫知之者謂其為國不知者謂其有干時進取之譏遂用取所譏葉焚之而中心之取者猶不能忘也竊惟先生以不世出之才際文明之運輔導春宮二十餘年清德重望海內共知非敘之愚所能頌美今上即位之初首被顯擢中朝樞紳莫不交賀廬陵之士尤所慶幸以為昔歐陽子文章之美得參大政而委任或不專周益公事業之隆獨秉鈞衡而著述或不逮

本先生有歐陽子之學又居周益公之任所謂文章事業皆兼而有之況

聖上勵精圖治付托深重言無不聽聽無不行正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且先生嘗自謂有從善如流之長士大夫亦嘗以此多於先生是宜先生如周公三吐三握汲之不暇又宜如敘之賢者為者亦得以其薰陶之言進於左右也姑舉一二所聞所見者言之方今宇令未盡得人而薦賢之道不廣政治未盡得宜而爵賞之典太隆近至南京倉廩多虛官僚之日然之資暨過揚州盜賊縱橫行旅懷夜警之虞凡經一郡一邑官得

石溪集卷一

一

其人則民生稍遂官匪其人或巧者載塗觸目動心有難故舉且自去冬大江以南風雨連月煥如三春霖雪不加陰陽失候未審人嘗有以此達於先生而主上亦嘗知此否也雖然愚意尚有獻焉人主之進德莫大於開經筵須擇人居侍讀侍講之職更番待對目可以咨訪時政為國之先務莫切於開言路須擇人居給事御史之任專司諫諍并得以糾察百寮重東宮保傅之官勿使薰秩庶可責其輔導之功復史館紀載之典勿使隱惡庶可以為是非之鑑此其尤大者也其他若進君子退小人興學校勸農桑備武備節財用嚴課

試凡朝廷之所舉行二三大臣之所建白者不致瑣屑
塵漬惟乞時加俯詢博采有未安者申言於

上則其善言之達於左右者比叙奚啻千百哉如楚則
先生之聲光休烈殆軼歐陽子周益公將使天下後世
之人企仰而不可及豈特為廬陵今日之光而已乎叙
晚遊門牆辱愛極厚懷忠愧無由自白以為言之於
公朝則誠有如前所謂國法之或士大夫之所議者况
主上為養小臣疎賤懼一時未必聽信若又不達之先
生則一得之愚抑鬱不通必成痼滯之疾不得養莫供
職事國家優養之意矣若無可求則已倘有片言可采

先生言焉

聖君聰焉其有不施行者乎是叙亦得據其國報之萬
一也且古人獻書於先達者或已不得志多求引援以
自通叙則不然叨竊升斗于茲有年度德量才已云過
任此外無毫髮之望所仰望者

聖上比隆堯舜之盛輔臣繼述舜禹之烈愚生得追隨
鵷鷺之後以詠歌唐虞之世則不勝幸甚極知狂僭無
任惶悚惟先生亮察不宣叙再拜

奉少傅東里楊先生第二書

叙再拜奉書少傅東里大人先生台座前叙今歲時運

也悔災患交侵近復病風痺逾月未瘳重履先生
愛念屢遣人存問又蒙騎親枉垂顧叙之賤劣無似
獲大人君子憐憫不鄙棄如此其為感佩忘德何敢忘
狀叙私竊自念在重北時已蒙獎進既長獲在門牆日
親道德之光瞻箴規之益生平以為至幸蒙叙資性驕
鈍怠棄疎拙每以辜先生之望為懼比因辭中思慮頗
專一或有友憐問者偶道時政之一二輒不遑安寢奮
欲一言之朝而未能且任各有責非叙所宜者又竊思
之叙輩之獲受者愛於先生之門者猶先生諸大臣受
寵遇付托於

聖明之朝也夫先生諸大臣受寵遇付托於

聖明之朝者非以其爵位之崇獎賜之厚以其欲為天
下生民造無窮之福叙輩之獲私受者愛於先生之門
者亦非以飲食之樂鄉里之親以其可備訪問治理之
益而少資聽納之萬一是蓋所謂交相成而兩相得者
也元行冲謁狄梁公有曰明公之門珠多矣請備樂
物之末叙敢以是自擬區區愚忱願先生垂察焉夫負
天下之重望者必居天下之大任者也居天下之大任
者必憂天下之大憂者也任其憂其憂非明兩幾先
慮周物表則不能勝其任而副其望矣先生文章雄海

內事業端緒建

天子倚之為腹心士類仰之如山斗其望之重而任之大也可知矣祗事

太宗皇帝二十餘載翼戴

仁宗皇帝

今上皇帝兩登宸極不動聲色而宗社晏安所謂明炳幾先慮周物表而能勝天下之大任也又可知矣叙之意尤有所陳者何也誠以豐亨豫大之時當存履霜堅冰之戒則天下之大憂正今日所宜憂也自漢人受縛之後四方藩國震懼懷息無有異志而國家親親之

石溪集卷一

一六

益日加厚此固不足憂矣近聞陝西大飢父子不相保四川廣西湖廣夷獠迭侵擾百姓守禦官軍不能制而交趾暹羅群寇攻陷城邑兩遣重兵臨之俱遭挫衄此皆大可憂者也不征則損威辱國征之則勞師費財處之亦可謂難矣且聞之中官曰交趾反側固非一日其原由中人採辦者多端擾之前此又分印與二中貴人政務不一益加激變以致兇渠倡亂民生困弊易以搖惑又曰豈特交趾中國亦遭此害但人畏法而不敢為耳又曰

聖上倚托五六大臣言無不聽聽無不行國家大小政

事五六大臣苟一一能條陳言之

上或聞受我輩亦須贊襄以此弊宜革此利宜興天下公道事難可徇私也此乃近臣道中官之實言非虛妄也中官既能如此言之况搢紳士君子乎况左右諸大臣乎先生宜於此時乘交趾之事初與建安先生計議同白諸公然後協心一詞從容懇款達於

英國張公然後協心一詞從容懇款達於

聖上凡中官之在天下者惟憲防鎮守存之餘一切買辦磁器額料紙札迤西西洋等事者悉皆停罷取歸一遵洪武故事永不差違則此一端可無憂矣至於天下

石溪集卷一

一六

之弊政可更新者甚衆姑舉其二一大者言之如營造增設官員止於工部而百司皆設之監生既選黜為民而吏員之衆尚動以萬計此官吏之冗濫當汰一也內府雜造工匠皆仰食大官今亦不下二三萬人宜以洪武間故事某事用幾何某匠用幾人則自無巧冗食之弊矣此工作之當省二也各坊養豹養鷹并養犬者月食肉數千斤糧數百石有死者未間開數供給者常見不足若不能盡去宜委御史給事中同所司之官選擇十去七八以少紓妄費此無益之物所當去三也鈔法為國家之利源民生日用之所切今皆滯而不通其

弊在於造之多而用之廣故禁愈嚴而價愈賤宜限以
每歲止造幾何更不再造一應虧兌悉以此折之舟車
權以此算之且官為定價出納或兼用銅錢俾子母相
權行以數年自貴重矣此鈔法之所當更張四也天下
土地之廣隨處荒蕪蕭條彌望而僧道游手之徒商賈
浮末之衆溢於四方宜以時禁抑俾就本業則田野開
而倉廩充此耕農之當勸五也至於營造一事誠所難
免今徵天下工匠軍夫動以百萬計追者未至而逃者
已歸糧賞日費而工程不就刑罰日重而人心愈離宜
寬以歲月示以期約匪則照例輪班民則逐時更休軍
士勅遣訓飭屯戍不以充役且令廉幹御史給事中同
所司監督撫恤凡梁棟階陛木石皆不必如前尋丈惟
在堅固完好隨宜用之而穎料等事只取諸內庫不以
勞民冬官正屬重加旌別其果清謹幹濟者特賜獎異
如此庶國無耗費財力之害人有趨事赴工之心不二
三年皆就矣前此數事先生與五六大臣言之於
上或因郊祀慶成或因東宮初立以
上降內勅令群臣議而必行之無疑其餘興學校謹邊
防申用刑之令重賦吏之罰凡一切可行者又議而舉
行之益力則天下之大可憂者將日無可憂之勢矣交

耻一事愚意於此時亦事遣詔使赦其反側之罪責守
臣中人之過令其班師暫還驕其賊志寬兩廣雲南民
庶徭役稅糧擇良守令將帥訓教練兵嚴自防禦休養
數年俟時各道進兵一舉平之必矣若明年再加調遣
吾恐軍士之心日寒生民之力益竭後為天下肇禍之
源終無可平之日也凡此數者倘纖悉審處行之而百
為之度無有不善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太平之治不
興未之有也是又古人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者矣伏乞先生為國為民不顧利害而言之
則所謂負天下之重望居天下之大任能勝而副之者
豈不可徵矣哉雖然叙不言之於先生則負平昔愛念
之厚先生不言之朝則猶叙之有資於門牆也况先生
蘊經濟之才受付托之重素已言之有不俟於叙者哉
此又政有類夫教玉人以琢玉而杞人憂天墜之事者
也惶悚惶悚愚昧之識犬馬之誠無任懇切伏乞俯賜
笑覽寬其干冒之罪不勝幸甚叙再拜

與駱封司論封典書

某再拜會稽南海二位司封相公閣下叙惟士之致身
於時者欲揚名以顯親也朝廷之褒封臣下者欲因考
以勸忠也大夫君子居職任政固將推朝廷之恩體為

士之心通乎上下俾得遂其所欲也則其委寄關係之重為何如哉叙叨入翰林今十有一年而授職者僅八年切惟

仁宗皇帝在位日嘉與臣下申舉薦事在廷之七凡滿考無過者皆得頒給誥勅封贈父母而并及其本身妻室其重在於激勸忠孝一新政治大小臣工莫不鼓舞歡欣私相慶幸雖其親仕隱有殊得盡顯揚之心則一而其間有逮親之存者尤為幸也聖恩所被至矣盛矣敘無似賴在職一考亦獲備例洪熙元年三月始自家省親還京四月領受本身贈妻室勅命二道彼時家父

見任國子博士例不得封而老母亦不能得叙心不自安適南海相公掌行斯事再三質問答以故事父母見任者不封叙愚昧無知識以為例如此豈可強求而是心之抑鬱不安者常然也後又以情達之會稽相公許再動文來遂具呈本院轉達部中且作書奉老母以為早晚得奏請可即受封先欲致親喜也既而金體疑其前已未行今乃行之又猶豫不蒙允從而叙是心之抑鬱不安殆有甚焉去歲同官一如叙事體者乃得封遂忻喜不勝問諸二位各以初遵行是典未免計議不審今因反復推究則有所謂父子兩有官當從一高者

故可舉行前此失之也叙復以老母封典為請蒙會稽慨賜允諾敘又致書老母道二位所答之辭今決可得以致其喜矣後閣下又遲疑以家父見陞兵部職員外郎俟其滿考一併給受不諧所語叙以兩次致書老母似欺誑其親又以他人既得我獨不有其抑鬱憤懣不安之心日夜行止寢食皆失其故常而亦尋卧病矣切思老母祇今年已六十有四哀老多疾叙之不肖又不善自調衛一病纏綿將及十旬猶未痊愈一旦遽先朝露則此志竟不得伸臨於不孝之婦於夫所謂顯揚者何有故敢以此塵瀆左右按職掌云婦人因子封贈夫

子兩有官從一高者叙今在職已兩考餘老母封典因循又僅四年凡此四年中皆可封之日論其前則當依叙之職事論於今則當依家父之職事蓋今所謂封者因子之封於家父考滿之期不相關涉又貴司前此自失舉行非局於條例有所窒礙也尚乞加察即施行之無疑夫事體求歸於至當然必辯論詳審久而後定叙之此事昧之於前疑之於中白之於後其所以審察而詳定者政今日有望於閣下也大抵事不干己而漠然應之者人情之常也叙於其親可謂切己尚且不能早計慮如今所陳况敢有敘於閣下也哉伏望閣下體

聖明激勸忠孝之道遂人子顯揚其親之心交相成而兩相得則非惟叙陋劣之質獲伸其情凡我致用之士慕閭下聲光休烈之盛莫不因是而有所仰望其所係豈輕手就萬美矜余其愚誠而垂仁賜聽焉不勝幸甚叙再拜山陰司封相公不果別狀希同賜垂察今并舉諸司職掌所載條例當即得封之故疏列于下

一凡文官一品至七品止封贈散官職事其合封一代二代三代者俱照見授職事父母見任者不封已致仕并不在任者封之能在任棄職就封者聽

右所謂父母見任不封者謂如父已為某官再封之則是兼職故有所不可至於母之不封者冒父之文耳推其詳如母在父之時已曾受封及子之官應得推恩若父見任官高如子可以不再封若子官高如父亦必順人子顯親之情而加封之況其母平昔未嘗受封乃因其父不可封而并不得推恩及之耶禮緣人情故職掌下面二條再推明之其通乎人情至矣

一凡諸子應封父母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封嫡母亡得孟封若所生母未封不得先封其妻

右所謂所生母未封不得先封其妻者謂子之嫡母

在其生母乃偏庶不可便得封止合封嫡母其妻不得封者以人子之於其生母既不得封安可先封其妻乎今叙母王氏乃係正嫡叙妻羅氏已得封為孺人而老母至今四年未膺封典則其失非輕人子之心何由能安昨者既非今當從是固不可因循有緩也

一兩子當封從一高者嫡人曰其子封贈而夫子兩有官亦從一高者

右所謂嫡人因其子封贈而夫子兩有官從一高者蓋封贈所重在於因人子欲顯其親而設故子之官

高則從其子父之官高則從其父一則俾人子得尊顯其母一則俾其母得伉儷其父亦人情之至也向叙應受封時家父尚為國子博士秩八品叙為編脩秩七品當以叙之官封母明矣因初復盛典貴司計議未審失於舉行叙於彼時心雖不安而知識未明又且不曾見諸司職掌今乃連次具呈者比方深究其詳亦檢舉而行之意非隔越已久有所不可也若曰叙之父今為職方員外郎秩五品今日舉行之則老母從家父今日之官封亦可也職掌初無待其父考滿一併封之文而且明著之曰因于封贈從一高

者矣。其子亮二三年秋滿當得封必云待父同滿而受之。乃是夫之得封其妻又豈封贈重在於因人子顯親而設之意乎。

答孫備課書

某再拜恭齋備課友兄足下。承惠書誨懇謙抑情見乎詞。所謂才高而能。不有行美而克。自牧者也。足下之志何其動且遠哉。足下謂近觀吏部黃先生使湖湘三年所作詩集親筆謄寫甚謹。以為先生出使政務之暇尚克留意詞翰。若此足下以文字為職業。當一奉紀南遊涉歷山川甚遠而寓興之作乃甚鮮。於以見前輩老

成有無人之才而用心之萬又越乎常情。慨然興慕動於衷曲。又懼歲月易擲。名行未立。以僕辱相知之深。欲求一得之愚以相益。嗟乎足下此志其何可多得哉。僕自束髮至今。托交於朋友衆矣。入京師十二三年。往還交慶者又衆矣。而相親相厚意多寸道合者。足下者則甚少也。於夫忠告善道之誼。亦居有自。念頗有寸長。但願己之所蓄者。盡乎其不克也。臨乎其不能容也。其樂以我告者。我將思以報之。而又凜凜畏其或不克終也。故欲言而訥欲規而止者。亦屢矣。况無諸己而乃思致輔仁之益者耶。甚無是理也。觀之足下質粹而才高志淳。

而行美察其外皎乎無疵類之可指。窺其中淵乎無涯。溪之可測溫厚端直。輝光日宣。誠僕所敬服而期望者。非奉諛也。僕亦不佞。諛乎人者也。而足下見賢思齊。勤懇懇不蒙鄙棄。謬為謦。則其立志何如也。且足下夙承賢父兄之誨。令弟又皆才賢。衆見來書告勉殷勤。僕當歎美不置。以為孫氏一門何慶澤之厚而足下成德非偶然之致也。今復有問於僕。雖年已損退。然以為未足。雖無平昔之故者。猶將聲竭而聞。以告况僕之於足下哉。雖然僕亦竟復何說有。所裨益也。願慕乎遠而不忽乎近。範乎古而不拘乎時。積勤慎之功。開納善之

懷致致。屹屹無怠。始終如斯而已。是蓋僕之所當共勉者也。足下其益思可以指。僕者毋吝示教。庶不負相知之深也。亦足下之所不宜外也。俾來適值陪家兄小酌。不及即答。燈下漫書。復明日聞尚未入館。徐太守送行詩并付去。均希賜教。

與李惟仁論祖墳書

某再拜仁山衍聘鄉丈之下。別來又三載矣。遠想動履。福去歲今姪至京。數得往還。後往遼海。生理不審。近至家否。蓋嘗托以心事。奉白故也。茲復有濱先八世繼祖妣李氏夫人墳暨七世祖儲洲先生墳在於仙地。二